

第二部分 (AI...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MJtXVKQa7fU>

讲师：

所以我们将继续探讨文化、佛法、象征等等这些话题。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，它一直都是一个问题。过去，人们以许多种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。佛陀本人有时也会非常直接地教导。

我们都知道佛陀拿着乞钵在摩揭陀的街上行走，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描述。有些描述非常详细，例如他是如何刷牙的。而且，在他的教义中，他还会谈到「很久以前，我曾经是一只鸟」、「我曾是国王」、「我曾是那伽」等等。如果你仔细观察所有这些——比如拿着乞钵行走——这些在当时的印度都是一种象征，代表着宁静的真理追寻者，象征着弃绝世俗，这些形象是需要被展现的。

身为人类，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时间，而且我们确实有这种习惯——我们谈论过去，也规划未来。所以，他也谈到「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曾经是一只鸟」，就像过去一样，如此这般。根据大乘佛教的说法，甚至他选择投生为刹帝利而不是婆罗门，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。

善巧方便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规划。当然，佛陀是全知的，不需要规划。你可以说，他选择不成为首陀罗，是因为如果他那样做，很多本该听受他教诲的人，可能因为文化和时代背景而不愿听从。或者你也可以说，他选择不成为婆罗门，是因为他毕竟是叛逆者和革命者。所以你看，这里面有很多文化与人际互动的因素。

但他也多次直接表达，例如在《金刚经》里，他说：那些把我看作是形状、颜色、声音的人，他们都持有错误的见解。这就是我的意思——对抗文化，有时候就是这样处理的。后来，日本的禅师甚至说过：「如果你在街上遇见佛，就把他杀掉。」几个世纪以来，一直都有这种正念，真的在努力，因为文化非常非常复杂——它是必要的，没有它你就没有媒介。但文化总是会劫持真相，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。

比如在亚洲，也许在尼泊尔，僧侣总能拿到最好的座位，总是先走，不需要排队……诸如此类。对弃绝世俗的比丘或僧侣的那种崇敬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定式。但想想，佛陀的一些主要弟子并不是比丘，比如埃萨尔，他非常富有，据说他的一只耳环就能买下整个地球。然而，在传统的佛教社会中，佛教徒多久才会说一次「我想变得富有，我想像阿巴拉尔那样，然后利益众生」？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话，因为文化的束缚非常非常强烈，它不会消失。这通常是佛教徒的问题。我在这里特别针对喜马拉雅地区的人们——尼泊尔佛教徒，我们真的应该意识到这一点。尼泊尔与密宗联系非常紧密，而密宗实际上更有力地处理了这种文化束缚，就像愤怒本尊一样。

这里有很多美国人、藏人，还有像巴查雷亚那样修持那罗密续的人——对我们来说，一个长着猪头的

女人，这没关系，我们把她供在神龛上。但当猪在垃圾堆里游荡时，我们却不喜欢它们。你们很多人，我相信也可能有同感——我们都一样。但我相信在我们背后，金刚乘的修行者，你们说了很多奇怪的话，这没关系，我其实很欣赏你们说奇怪的话。因为在经藏和律藏的共同传承中，金刚瑜伽女从未被提及。但你看，一个有两个头的女人，其中一个碰巧是猪头——这就像是对抗文化障碍的战斧，像原子弹一样，是一种处理文化障碍的有力方式。还有很多其他的形象，例如卡莉，她看起来非常可怕。那些修持卡莉的人，正是因为她可怕才爱她，赞美她的恐怖。如果她突然变得非常温柔，抱着一只小羊羔，我们反而会失望。

好吧，就像我昨天说的，我说的这些话真的没有任何威胁的意思。但我真正想向你们介绍的是「三解脱门」，我会以一种非常散漫的方式来讲解。

三解脱门存在于所有教义中，可以说，它可能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教义之一。在梵文中，它用许多不同的符号来象征。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符号——在尼泊尔，你会发现一个三角形的符号，叫做「达卡」（Dhakar）。这个三角形代表三解脱门。我在这里用了一些密宗的表达方式。有时这个达卡被称为「法轮」。

就像如果你在战场上打仗，你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在那里可以制定计划，可以俯瞰全局。当你身处视野开阔的地方，没有人能伤害你，你可以随心所欲。例如，金刚瑜伽士或金刚瑜伽女就站在达卡城堡的堡垒里，城堡内部就是安全区，一旦你离开那里，你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。

那么，什么是三解脱呢？我现在要转到经文，因为它们都是相关的。当然，根据密续，其形式更加原始。所以我要引用藏文的《梵天所问经》——如果印度朋友知道的话，请给莫迪先生留个言：佛陀曾教导梵天。

简而言之，三解脱门是：第一，一切现象都超越概念的参照；第二，一切现象都超越符号或象征；第三，一切现象都超越愿望或抱负。这是佛法，特别是大乘佛教的根本。

我必须特别提到尼泊尔——你们文化的很大一部分，无论你们是否注意到，都渗透着这三扇解脱门。看看艺术，我们正在谈论佛教、古老的尼泊尔佛教文化——看看艺术，它就在那里。我相信很多年轻的尼泊尔人会问：这还有什么意义？但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三点，即使你只是模糊地了解，你的育儿方式会更好，你的领导力会更好，你的管理能力会更好，甚至你的睡眠质量也会更好。它会帮助你如何选择口红，如何走路，如何说话，以及工作、事业、人际关系等各方面。约会也是如此——因为约会时会有很多不安全感，而这种不安全感会破坏一切，从约会到交换戒指、结婚，一直到最后，它真的会破坏一切。

所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，因为我不想说它是一门科学——它远不止是一门科学，但它也不完全是精神层面的。实际上，我越来越觉得它确实是精神层面的。「精神」这个词对我来说本身就很敏感。我知道很多佛教徒会说佛教不是宗教，但我不会这么说——它确实包含宗教的方方面面，这没关系。

。我不喜欢佛教徒试图回避宗教，然后又试图迎合某种征兆。

佛法以及许多伟大的印度智慧，真的非常特别，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。它教你看待的不仅仅是今生，而是你所知道的一切。这是你应该尝试理解的，其实并不难理解。

举个例子，病毒学家、流行病学家，研究病毒的人——如果你对病毒了解很多，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就会充满病毒，所以你总是随身携带消毒液，对很多人来说，你看谁都像「病毒携带者」。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，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就不同。有点像这样——病毒学家有他们研究的视角，然后他们思考，最后采取行动。在佛教修行中，你试图透过三解脱门来看待世界，这就是你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。但文化总是会劫持一切，对此我深表同情。

好，我们来分析一下。第三解脱是超越欲望的解脱，对吧？实际上，第一个是所谓的「地」，也就是空性；第二个是「道」，也就是无形无相；第三个是「果」，也就是超越欲望。

但当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行之。例如「愿一切众生皆得觉悟，愿我亦得觉悟」——你看，「果」本应超越欲望，我们却在培养欲望；「道」本应是无形无相的，然而我们却满腹各种符号。昨天那位女士也问过，说有太多符号了。同样，「地」本应是空性——我稍后会详细谈——然而我们却不断陷入某种极端。

举个例子，这对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来说可能更容易理解。爱因斯坦说时间是相对的，尽管释迦牟尼佛两千多年前也说过同样的话——但爱因斯坦说了，大家都印象深刻，这简直令人震惊，像一次突破。但是，为什么受过西方教育的科学家们却难以相信轮回呢？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请试着找出答案。

我想爱因斯坦和他的一个朋友曾谈论过另一个即将离世的朋友，爱因斯坦说，对于我们这些把时间视为幻觉的人来说，我们不会有任何问题—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，你可以去谷歌一下。他说过类似这样的话，很好，很好。

好，我正在尝试谈论三解脱门。请记住，我们总是会被文化和语言所劫持。即使佛陀如此清晰明确地教导我们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即使他如此直白地表达，我们最终总是只抓住其中一面，只是为了「理解」佛陀。

佛法实际上在《维摩诘经》中处理得更好。你知道，在那部经文中，教法并非真正出自佛陀之口，而是出自维摩诘之口——他只有一张嘴。而有时候，当讲授同样的主题时，例如在某些经典中，佛陀有四张脸，所以他把所有内容同时讲了出来。因此，你没有选择，只能一次性接受所有内容。

如果我和他一起讲，你会感到恼火，因为你无法同时听到所有内容——因为你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我所说的「受到时间的限制」是什么意思？你可能已经忘记了时间是相对的，或者即使你读过「时间是相对的」，你也没有真正感受到它，它只是停留在你的大脑和一些笔记本上。

我尽量避免用「空性」这个词来解释第一解脱门——不只是时间，一切都是……

相对的。你知道，人们总是问这个问题，好像这是一个能赢得大奖的谜题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你应该问的是幼儿园小朋友才会问的问题：你和我，哪个先出现？在你认识我之前，我不在你的宇宙里。主体和客体是同时出现的。哦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啊——哦，你们肯定先出现，因为你们看起来很老。

哦，是啊是啊，那你就可以一直这样说下去，没完没了。但那只是故事而已。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万物的相对性。你们有些人可能十天前才第一次听过我，昨天才又听过我。在十天前，我的名字，「我」这个现象，在你们的宇宙里并不存在。昨天，是的，现在我存在了。现在你可以编写各种各样的故事。大约二十年后，他看起来真的会像个虚弱的老人。但你们大多数人——其实是所有人——都不知道我拇指的味道。这还不是你们的现象。当然，你可以想像一下，用手指测试测试，那味道一定像这种盐碟。

你知道，我说的是沙塔。顺便说一下，我在说的是：事物并非独立存在。是的——鸡和蛋，哪个先出现？你和我，哪个先出现？上帝，还是……信奉上帝的人？究竟是宇宙大爆炸先出现，还是史蒂芬·霍金的理论先出现？这都是故事。我又没说它们不存在，对吧？

很多人一解读寂静空性，就立刻下结论：它不存在。阿罗汉肯定没那么傻——他说「没有鼻子，没有眼睛，没有舌头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里明明有鼻子，这里明明有耳朵，我们都看得到。然而他竟然同意了，哇！当有人说「我没有……你知道的，没有鼻子，没有眼睛」时，他真的说「是的」。最后，佛陀甚至说：「哦，这很好，这很好，他们真的很了不起。」他鼓掌，然后所有的神、达萨和阿修罗都欢欣鼓舞。他们可不是一群白痴，他们什么都看得见——然后有人说「什么都没有」。

那些想要了解更多的人，我强烈建议阅读佛陀、菩萨和大智者的注释与教义，特别是上师的教义。现在我要回到尼泊尔了，释迦牟尼佛就在那里。在尼泊尔的曼加达菩提树下——我们称为「菩提树」的地方——上师证得了涅槃。有时我觉得尼泊尔有点被宠坏了，那里有太多太多的圣地，而你们并不真正懂得欣赏它们。就像巴黎人一样，有些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不去埃菲尔铁塔，尼泊尔人也不懂得欣赏像扬这样的地方。

关于三解脱门的一些注释——我不应该说是上师所写、所传授或所揭示的——是最至高无上的珍贵资料之一。据说，上师即将通过「毗湿奴入灭」的修行证得大持明境界，但遭遇了很多障碍，于是他修习了「毗湿奴入灭」或「俱摩入灭」，并以此克服了所有障碍。尤其是在阿修罗洞中，他再次进行了这种修行。

你有没有注意到，「毗湿奴入灭」是其中之一？金刚槌的物质是一把匕首——我的意思是，不是唯一的，主要的还是一把匕首。你注意到这把匕首有三个刃吗？它代表着解脱的三扇门。

好的，之前我谈到了「地」，「地」很难翻译。为了让你明白我们所说的「地」是什么意思，我想你还记得昨天我说过那个装满水的罐子吗？我把它看作是水，而鱼把它看作可能是家。鱼和我的看法不

同，因此它们的价值也不同。对我来说，水是用来喝的，或用来洗手的，就是这种价值；而对鱼来说，水可能是家，我不知道它还能是什么。我不敢去揣测鱼的想法，也不敢评判对错。在这里是不能谈论对错的。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千万别提民主，因为我们会失去所有的选票——它们更像鱼而不是人。但是，这里有一种美好的感觉，就像一种美丽的魔法正在发生。

好的，现在，真正的「地」是什么？我正在尝试谈论「地」，稍微了解一下这片「地」，它究竟是什么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也是第一解脱门所教导的内容。我再次提醒你，我从未说过佛陀说过「什么都没有」，因为如果我说「什么都没有」，那只是一个参照，回答了佛陀回答梵天的问题。梵天说，这意味着它应该超越所有参照——是的，不存在，非存在。

好的，现在，这片「地」，为什么我们称之为「地」呢？因为在某种程度上，它就像一个平台或基础，麻烦就从这里开始，解脱也始于此。记住这片「地」。我举个例子——鱼和我。大多数普通人甚至不会去想它，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，我们认为它只是水或鱼之类的东西。也许科学家可以更深入地研究，但他们称之为H₂O之类的。

好的，但这就是发生的事情。当我们观察这片「地」时，有时候——等等，等等，不要看——好的，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：有时当我们遭遇这片「地」，比如说我们体验到「存在」，我们会被这种存在所牵着鼻子走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变成了永恒主义者。抱歉我用了这么多专业术语，但我必须告诉你，成为永恒主义者的一个症状就是你会变成道德主义者，你会变得非常政治正确、傲慢自大、咄咄逼人——你知道，我的观点，没有其他观点。

然后，当我们遇到另一种情况时，我们会感觉到遭遇了「不存在」的一面，然后我们开始怀疑：我到底是什么？我只是一台机器吗？我只是一个浓缩咖啡任务，一个算法吗？基本上就是存在主义。然后我们会感到沮丧，感觉非常……该怎么形容呢……感觉很没有目标……我想在欧洲他们称之为焦虑，存在主义也是如此。

顺便说一下，「永恒主义」和「虚无主义」这两个词会在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境中出现。情况是这样的：你可能更倾向于——就像血型一样——你可能更倾向于永恒主义，也可能更倾向于虚无主义。顺便说一句，我认为即使是国家，有些国家也比其他国家更倾向于永恒主义。而且作为一个人，在一天之内，也许早上更倾向于永恒主义，到了下午就更倾向于虚无主义了。不同的因缘条件也会让你更倾向于其中一方。我不知道，吸一口烟，不管你叫它什么，都可能让你更倾向于永恒主义；一杯浓缩咖啡或美式咖啡也可能如此，我不知道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因缘条件。有可能，法国……你知道，法国和浓缩咖啡可能是……倾向于虚无主义的一个因素。我……这不是开玩笑。

顺便说一句，昨晚我看了——只是一部分——电影《银翼杀手》第一部，大概看了几个小时，我几乎感到绝望。我举这个例子，你知道，这就是「解脱」的反面。我们谈论的是解脱，所以我们必须超越那牢笼。也许我们现在应该休息一下。

对「地、道、果」的研究显然非常庞大和复杂，尤其是「地」非常重要。但是，你知道，你不应该因为觉得太多而气馁。如果你坚持不懈地努力，你肯定能掌握它。

所以，当你看着彩虹时，你会发现彩虹既存在又不存在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看到彩虹，甚至可以拍张照片，但你不能走到那里，剪下一小块彩虹带回家。你可以选择欣赏彩虹，同时明白它既存在又不存在。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比如电影。我们看电影，确实会被故事、情感和角色所吸引，但从内心深处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并没有真正以电影所展现的那种程度去理解它。如果你是一位母亲，你会观察婴儿的思考方式和想像。我想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试图脱掉芭比娃娃的裤子，那个娃娃很小，她想把裤子提起来。我问那个小女孩：「你在干什么？」她说：「哦，我想把这条裤子脱下来，然后穿上。」你怎么跟婴儿说话呢？你不可能像个教授一样说：「尺寸不合适。」你也不能说：「是的，穿上吧。」所以，虽然我们确实有一些理解的底线，但大多数时候，尤其是在一些特别珍贵的价值观方面，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。

嗯，好吧，一些显而易见的、有形的东西，例如疼痛，身体上的疼痛，例如头痛的时候。要真正理解「疼痛即空性」是非常困难的。空性就是疼痛，空性就是疼痛本身。所有这些都很难理解，困难不在于现实本身，而是我们习惯性地把它搞得很难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执着于一些非常荒谬的价值观，这让生活变得非常艰难。

这绝对不是对第一解脱门的完整而好的解释，但我希望它能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。那些想要探索的人，请阅读上师的教诲，例如《教诲之花环》（Garland of Upadesha），当然你也可以阅读《莉拉·瓦贾斯·古·坦特罗》（Lila Vajra Gu Tantra），或者至少要有阅读它们的愿望和准备。还有，两位帕兄弟所写的金刚瑜伽母教诲，这些教诲是最珍贵的教诲之一。你们在尼泊尔的宝藏，金刚瑜伽母密续的修行，其中一些是解构文化障碍最强大的方法。

关于一位伟大的萨迦大师，有很多美丽的故事——他是一位大乘金刚瑜伽士，四处游走。据说有一次，金刚瑜伽母突然从某家咖啡馆后面出现，向他走来，然后他意识到这就是金刚瑜伽母，却因为顾虑而没有上前。那天晚上，他看到了金刚瑜伽母的脸，他非常后悔，据说他哭了好多天，一再请求她回到他的梦中。最终，他梦见她告诉他：在这一生中，因为他的怀疑，以及受社会期望和名誉的束缚，他此生亲见金刚瑜伽母的机会已经错过了。

在帕兄弟的金刚瑜伽母修行中，甚至有一种金刚密续的修行方法：修行结束后，走出家门，遇到的第一个女性，你都要俯身跪拜，即使是动物，任何女性都行。这是真正消除文化偏见最重要的方法之一，因为总的来说，世界，尤其是在印度、尼泊尔、不丹和……

西藏，我们对女性有着非常强烈的偏见。在密续中，女性象征智慧，男性象征方法。方法是为了获得智慧，所以即使智慧与方法实际上并无高下之分，也可以说智慧更为根本。这种智慧早在2500年前就

已在尼泊尔等地传授。如果你真的想要解决贬低、轻视女性这类问题，妇女解放的智慧其实2500年前就已存在了。反观今日，很多尼泊尔年轻人却去向西方学习解放妇女的新方法，我不知道这能有多大帮助——鸚鵡的问题是鸚鵡的问题，孔雀的问题是孔雀的问题。如果你是一只鸚鵡，你不能去学孔雀怎么处理问题，然后套用在自己身上。我再说一遍，也许你会觉得这偏离了"三解脱"的主题，但我确实是在谈论"三解脱"。

顺便说说性别偏见。大约十年前，我在进入尼泊尔填写移民表格时，发现表格上列出了男性、女性和其他性别——这真的发生在尼泊尔，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，令我印象深刻。性别解放，如果你真的想做，就来学三解脱吧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学习其他东西。其实我自己也在学，而且非常认真。我现在正在努力搞清楚自己的性别——据说现在有52种性别，这是来自美国的最新说法。我正在努力搞清楚。我的动力不太充足，但一旦确定了自己的性别，就可以准备起诉我的弟子了，因为到那时，哪怕只是一两个字的错，我都可以起诉任何人。

你们尽可以继续学习所有这些，但如果我们专注于解脱的解脱，我认为我们会取得很大的进步。我必须和你们分享一个故事。大约十年前，我委托一位来自孟买的画家画了一批画像，他有时也画电影海报，画得真的非常好，速度快，而且太棒了。我喜欢俗气的东西，当然，我们确实有这类俗气的东西。总之，我请他画了二十一度母。她们真的很棒，就像那些度母一样，非常美丽、非常性感，等等等等，但她们看起来都有些男性化，肌肉也很发达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你知道，她是提毗，非常男性化。画家却说："古鲁G，她是提毗，不是男人，不是女人。"我当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——他说得对。实际上，如果你看看很多印度教神祇，比如克里希纳和毗湿奴，他们都非常地雌雄同体，连佛陀的画像也是如此，这真是太棒了，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。总之，故事讲完了——每次我说"哦，是的，这真的很好，你做得真棒"，他的回答总是："当然不是我，是上帝，是提毗。"

总之，我们该如何与人谈论从各种性别价值观和时空观念中解脱出来呢？我确信你们会想问：我们该如何去谈，该如何着手？因为听起来几乎无从入手——但我告诉你，并非如此。你需要反复聆听，需要思考，但聆听和思考只是非常初级的方法论。你真正需要的，是运用最高层次方法论的勇气和胆量，例如三摩地（samādhi）。三摩地就是专注冥想。我说的冥想不是指只是坐在那里，这方面有完整的循序渐进的指导。

你们都具备普通的认知能力，但我们需要培养的是瑜伽认知（yogic perception）。记住，我刚才提到了流行病学家——如果你学习过流行病学，你就拥有了独特的认知：我可能什么病毒都看不到，但一个长期研究病毒的人会看到很多病毒。同样地，你需要培养瑜伽认知。还有很多其他方法，其中最好的之一就是虔诚（bhakti）。我敢肯定你们年轻人会嘲笑虔诚这种东西，因为你们接受过所谓的"教育"——现代教育……你知道，我对现代教育有很大的怀疑，我们以后再谈。简单来说，无论你是科学家、无神论者、宗教狂热者，还是一个普通的南加州人，都无所谓——你唯一拥有的能力就是奉献，而你所做的也仅此而已。

我们可以再多谈谈这个。也许我应该给你们一些提问的机会——我们明天会尽量涵盖另外两个解脱的内容。好的，R会像昨天一样主持问答。房间两侧都有立式麦克风，我们还有超过两千名线上参与者，所以会轮流回答现场和线上的问题。现场的朋友们，请在麦克风后面排队，请确保问题与教义相关。谢谢，合十。

J，我的名字是Kieran。我今天早上听您说，您不喜欢那些回避宗教层面、开始阿谀奉承科学的佛教徒。没错，我记得，那是早上的事。我的问题是：您如何看待约翰·卡巴金？他剥离了所有宗教元素，却帮助了数百万人。

嗯，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需要相当详尽的回答，但简单来说，许多西方学者或其他人士在剥离、解构宗教时，不幸的是，佛教也被放进了"宗教篮子"里。我认为，将佛教与其他正统宗教一并归入"宗教篮子"，对所有人，尤其是那些真正想了解佛法智慧的西方人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对此我表示同情，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，佛教确实有很多宗教元素，比如香和花——我很喜欢它们。

好的，嗨，R，我来回答Zoom问答环节的一些问题。有人请求传授文殊菩萨名号，不是现在，下次吧。有人请求皈依。还有人问可否传授文殊菩萨心咒？好的，你可以先翻译这些。

问题来了：Rinpoche谈到尼泊尔与佛法，并着重介绍了一些金刚乘修行者，例如莉拉·瓦杰拉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在佛法的背景下，据说尼泊尔是一片圣地，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摩诃悉达（大多是男性）曾来此修行。当然，也一定有许多了不起的女性摩诃悉达在此修行。请问Rinpoche能否也谈谈尼泊尔的女性摩诃悉达或女性修行者，以及您对尼泊尔女性修行者有什么建议？

嗯，可以说西藏对佛法的热忱确实极为深厚，国家预算的九成都花在了佛法上。成千上万最聪明优秀的藏人，基本上是被送去印度学习梵语和佛法等等。藏人自己也竭力融入梵语文化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不是佛教徒，只是一个热爱西藏的藏人，我几乎会把西藏的衰败归咎于佛教——你看有多少藏人的名字是扎西、阿特玛或迪提，这些都是梵语名字。藏人对佛法真的是狂热至极。

你知道是谁造成这一切的吗？其中最大的原因之一，是一个尼泊尔女孩，她叫布里库提·提毗。事实上，我甚至听说，是她主动促成了她的丈夫迎娶那位中国公主，而不是出于其他任何原因——她早就计划好了：如果先生娶了中国公主，她就可以将释迦牟尼佛像据为己有。她一直在盘算，只要先生娶了中国公主，就可以要求以那尊佛像作为条件。她的名字也很有趣——布里库提的意思是"皱眉"，我想她看起来一定很酷。在她身边，我现在还记得的是卡拉萨和释迦牟尼佛像，就是这两位女士。

但是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藏族人在文化上非常男性沙文主义，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了不起的女性——女性证悟者——是被忽略了的，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及。好吧，我们继续。

非常感谢您这些宝贵的教诲。我有一个问题：您说过我们周围有很多东西，除非去深入研究，否则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它们，就像流行病学家能看到病毒一样，所以有必要深入检视这些事物。但正如您所知，一旦走上这条路，就会面临走向极端的风险——要么变得过于内省，要么过于外驰。所以在我看

来，似乎陷入了两难。而且，就像伊纳拉说的，你应该多思考，或走密宗之路；但如伊姆普所说，有些佛教文化有割裂与执着的问题——他们非常执着于道，但道本应是无形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容易执着于这些，都倾向于走向极端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与其成为一个灵修者，倒不如娶妻成家，那反而可能是我能做的最具灵性的事。我最想问的是：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是什么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？

嗯，我想我昨天已经提到过了，所以再说一遍：像无常（anicca）这样的教义之所以要先教授，是有原因的，而且这是可以做到的——你可以在一年内真正熟悉它。一年之后，你就可以把苦（dukkha）运用在生活中，就像你理解了苦一样，所有其他的仪式和方法也都会迎刃而解。一旦对无常、无我（anattā）和苦有了扎实的理解，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

Shu，我的名字是Swastika，我跟随您的教导好几年了，也听过您的一些公开教导。在您早期的教导中，我记得您谈到过法器（picha）的空性，以及给予它应有尊重的重要性——你不能随意使用法器。但在您最近的教导中，您也同样认识到了它的空性。当我听您最近的很多教导时，我听到您多次谈到超越相对真理的究竟真理，或者把这些仪式和法器比作泰迪熊。现在我有些困惑，因为我曾经以为，我们需要对法器的存在与其空性持一种平衡的看法，但当——

当我们谈到符号和这些仪式时，我想知道，您是否在暗示存在一种非线性的方式——也就是说，不必先理解相对真理、再理解究竟真理，而是有另一条路径？有没有一种方法，可以不把自己置于相对真理的框架之内，就能直达究竟真理？有没有可能，不必每天醒来往碗里倒水，也能看见日常仪式与修行的空性？简而言之，有没有一条通往所有这些修行的捷径？

确实有。你知道，修行需要明确的指导原则，就像泡茶一样——必须要有茶叶和水，缺了任何一样就泡不出茶。我想火也是如此。修行必须具备两个要素：智慧与方法。这一点是清楚的。供奉灯或鲜花是一种方法，但要知道，供奉灯只是我们的人为投射，因为我们喜欢灯、觉得它美好。

好的，谢谢。

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背景。我是修苯教的——这不是我要问的问题，我只是喜欢苯教，喜欢那些典籍。所以我与佛教徒的立场完全相反，烦恼也很多，却还是在各位面前提问。我出生在一个印度教家庭，是恰特里亚人。在那个传统里，宰牲是一种荣誉，不这样做会被人瞧不起——我说的是一个典型的尼泊尔印度教家庭。就这样过了四十年，我至今仍然会评断那些吃肉的佛教同胞。我有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，让我开始自问：您今天用的那个比喻——巴黎问题就是巴黎问题——很有道理，但我仍然找不到答案：佛教徒既然一直在修行、一直在谈论慈悲，怎么能吃肉呢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对我来说却很难回答。谢谢。

好的，抱歉——关于剩下的问题，可以明天再问吗？你能把所有问题记下来吗？我明天一定给你机会。抱歉，让我先把这件事说完。

如果你是大乘佛教的修行者，那么佛陀禁止吃肉，就这么定了，没有任何商量余地。在某些小乘佛教传统中，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修行者——尤其是僧侣——在吃肉。我认为，这与他们只接受别人布施的食物有很大关系。

密宗则非常复杂。你们记得我一直在说的：密宗是要打破古代的文化禁忌——不是今天的禁忌，而是古代的，尤其是在印度那样婆罗门文化极为强势的地方。婆罗门以不吃肉、不吃洋葱大蒜为荣，不喝酒，视肉为不洁之物。所以密宗要打破的正是这种禁忌，而且不只是肉——顺便说一句，如果我接下来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，请所有黑暗势力原谅我——还有尿液、粪便，不管那是什么。如果你真有那种决心，这就是一种修行。而那些所谓的密宗修行者，只吃肉却不肯吃屎的，基本上只是懒惰，说白了就是坏人。

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禁忌。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是密宗修行者、因此可以吃肉，那从逻辑上讲，抽烟不也只是植物而已吗？又没有人因此死亡或受苦，对吧？所以，这正是文化偏见与人类习惯性偏见再度浮现的地方，两者交织缠绕。就像我们很多人会看色情电影，但如果你去任何一座密宗寺庙，会看到男女祭司明目张胆地进行各种仪式，却没有人注意到。

我想，大约二十年后，当许多毕业于耶鲁、普林斯顿和哈佛的尼泊尔年轻人回国执政时，所有这些寺庙都会被列为限制级，因为美国价值观将会到来。那时，父母带孩子去寺庙，会被认定为不健康、不称职；许多尼泊尔父母将去看精神科医生，接受心理咨询，在成人教育机构里承认自己带孩子去寺庙是多么错误，多么虐待孩子。

哦，脉轮桑巴拉……我觉得我有点饿了，大概是情绪有些激动的缘故。

谢谢上师，谢谢，谢谢。